

拳 捷

全

859
86



859-86

舉睫題辭

余性魯鈍讀漢籍博求藥石之用而不能無惑于文辭絀爛

意思幽深之間於是嘗立五法以辨其惑一曰棄意易其言

文帝賜書和王彼之虛文之詐也隋主楊堅上書

神統之尊也

皇國之體也之類也二曰用辭轉其意中庸曰本諸身徵諸

庶民註曰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余乃

以為彼治亂政刑制度言行之得失利病推本其身徵考天

下庶民耳之類也三曰改名取其義又曰考三王而不繆余

舉睫



乃考

天祖神祖及

列聖之典刑附正旨以保元以降附叔輒論以北條豆利附
 張釋之論以和漢之得失之類也四曰掃虛推其實堯舜之
 民比屋可封過其美也湯武之天命掩其篡也之類也五曰
 剥文求其實詩文書画文之名汎其土之天賦其俗之專技
 也而詳其用慎其弊斯取其實終就我質也蓋其大畧不過
 資彼之事而濟我之用而已矣故余每讀彼書而思此治亂
 至所適切未嘗不掩卷而大息也夫讀此書不考之保元以

降者不知讀書法者也讀此書考之保元以降恭然安坐無
 愁慘之色者不忠之人也假令斯人博究萬卷孔子之罪人
 不免春秋之誅也讀此書考之保元以降凄然低頭泣下濕
 頤者仁義之人也苟讀此書考之保元以降潛然泣血始發
 憤讀和漢之書斟酌彼此之得失察風土之異宜明文質之
 殊俗徵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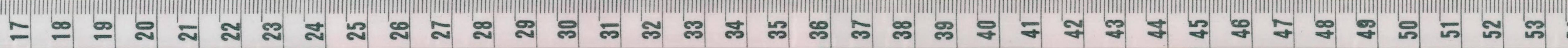
皇朝之大法思得贊興古之制度於廢頽之後是斯人能讀
 書而優得孔子作春秋之旨者也矣夫徒讀彼聖賢之書不
 能自反名利是競文華是耽褊意固其言拘辭狹其意泥名

舉捷

二

畧其義喜虛遺其實眩文昧其實之徒行倖顏冉才兼穀玉
盡美或有之盡善未之有是以慶長以未稱通儒者不下數
百人粗知此旨者不至十之二三誠能明此旨者我未聞有
其人焉嗚呼卓識高行之儒察微於雲烟之外遺睫於臉胞
之間者非其明之有偏也用明之途異也
孔子曰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
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
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
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保元以降

皇綱解弛大權下移實失於上名濫於下民惑初生及足利
氏之霸大義益不明求媚於外邦以辱為榮貪名之甚要古
今未有之謚下之效上各輕其上天下大亂至絕其祀爾來
數百年世儒受其謬妄用漢土之文弊不能折衷孔子取則
古人曰某曰某不唯自其口出公然筆之於書赫々齊
晉楚越其名稱今之所惑豈唯民哉故繼正旨侯二晉論叔
輒論以周鄭交惡舉一隅庶幾讀之者及其三隅
世俗所謂不孝之罪猶如一家耳不忠之罪猶如一國耳放
弑其君遷社稷篡天下禍莫大焉亂莫大焉此謂舉天下陷



于不忠不孝故不忠不孝之罪亦莫大焉而謂之聖人苟聖
如此功雖大利雖廣猶不足論况可則乎然湯武之於彼政
教之所由出也其後之人孔子以下不敢不為政教回護之
也得無非使民由之而不使知之謂耶夫

皇統與天地共建萬世無窮且

天祖之詔曰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豈不信且徵乎而以
彼堯舜與湯武為聖人之正者大反此詔禮記王制曰柝言
破律亂名改作左道以亂政殺

皇胤綿萬世相承者國之本也法之源也而以禪讓放伐

為正是繫于壞亂天地生民以來之大法豈非柝言破律亂
名乎非改作左道以亂政乎故推律論之則罪當不在謀大
逆之下而湯武之言滔乎遍乎朝野者何乎漸漬耳目之
久習非勝是終不覺悟無知諱之者也故余居恒曰能言禪
讓放伐而後始可與論學矣中古以來人心趨華美好機巧
浮慕唐山眩惑其文物不復思大法之所在始引堯舜頌
皇德其後北條高時驕橫悖逆不能省過自改莪如
天威引湯武飾其惡然叛臣之狂言耳及人喜宋儒之學家
誦程朱之書卓識高行輩亦不能遠慮深察偏信回護有為



之曲說皆為以湯武聖人之正而能用大權者其弊至停于
天地神祇化育成造之意謂
天祚無窮國民安富皆非

天祖神祖培植維持之所致也我俗慳而頑故不變易耳豈
如唐山禪讓放伐列聖相繼之盛哉其害于

國家不可勝言霜冰之漸非當講明之急耶故繼周鄭文惡
以書論湯武論

孩提之兒不能自語必逐他人之語其叔父謂父曰兄兒亦
兄其父謂母曰嫂兒亦嫂其母漢人自稱曰中國曰華人曰

唯我中國有聖人讀漢籍者即襲其言曰中國曰華人曰我
國無聖人是何異孩提之兒乎正統記曰彼以我為東夷猶
我以彼為西蕃也栗山愿曰近學隨乎市井父不振乎縉紳
惜乎舊典而不之顧或呼元明為中華自稱為東方殆幾乎
外視萬世父母之邦無蔑百

王憲今之著矣昔隋主上書曰皇帝恭問
和皇廷臣時議其無禮云々夫如斯始足于知內外尊卑之
別故繼湯武論以蘭學搭梯序

萬國雖殊俗約言之文與質而已質者本也文者末也質實



含乎内、文華發乎外也。故守常不變、保純無易者、質之道也。被遠施名、傳久觀績者、文之道也。自射御刀槍之武、至簡朴平易剛悍野鄙安習循舊之俗、皆質之推也。自詩文書畫之文、至繁文巧點怯懦委靡喜變趨新之俗、皆文之推也。雖然質全則文不備、文盛則質衰、物無兩全者。天地之定理也。歷觀萬國之俗、唐山之文物、天下之文也。自虞夏聖賢之言行、以至明清考之風俗、上流弊之所生、可默識於尋常事理之外也。唐山所以誇耀近邦、揚光四邊、為之民則者、未嘗不因文之為也。而所以國土之覆政刑之煩、風俗之靡薄、人心之

壞頽者、亦未嘗不因文之弊也。秦以上暫不論、漢以來其弊可言也。以經舉士、學術事業離而不合、學益明、事業益不及以文取士、文章武藝分而又支、文益盛、武益衰矣。此以夏變于夷之由也。

昭代淳厚之治、雖非唐山虛文之比、存規戒於平生、又聖賢之用心也。是以讀漢籍、備藥石之用者、先知大義、建其本、論放伐、固其根、明內外之別、勁其幹、詳文質之異、適其培養、揀其善、舍其弊、掃文飾之詐、就淳質之實、以蔚其枝葉、而後資彼之事、而濟我之用、之學亦可成也矣。故繼蘭學、措撝序、以



張釋之論為妙書之終非欲僻遠草莽之惰民庶幾

昭代教化之萬一歡并鼓舞於二百年至治其林素尚於

恩澤猶禽鳥之逢春不得不綿蠻手和煦温中云爾

五民以出長以歸若無命於天則其大矣其本何

以人為之古者以教為本教之於民猶水之於木

木無水則枯人無教則亂教之於民猶水之於木

木無水則枯人無教則亂教之於民猶水之於木

木無水則枯人無教則亂教之於民猶水之於木

木無水則枯人無教則亂教之於民猶水之於木

舉

越後役義方撰述

春秋正旨

明高拱

或問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博典庸禮命德討罪其

大畧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

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

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

則威矣其義然否曰自孟子之有斯言也而聖人之志益以

明自後人之不得乎其言也而聖人之志益以晦何以故曰

孟子ノ言ハ信スベカラズ



洪範有言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故賤不得以自尊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此孔門明訓也而乃自託南面之權以行賞罰是作福作威躬蹈僉君之罪亂賊且自我始而又何以懼天下之亂賊乎曰周室陵夷諸侯僭亂孔子不得已而假權以行事正以明君臣之分也曰所謂諸侯之僭也者得非謂若吳楚等之僭王者歟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假天子之柄匹夫假天子之柄而乃以誅人之僭王也天下其孰信之所謂諸侯之亂也者得非謂其變禮樂專征伐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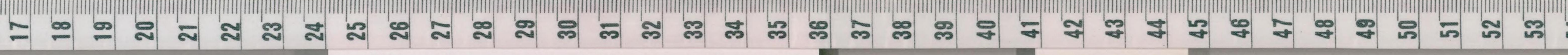
考之
保元
以日
又改
取其
義

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匹夫行天子之事而乃以誅人之變禮樂專征伐也天下其孰信之固知其必不然也且春秋孔氏之書歟抑魯國之書歟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是魯史也曰謂魯史也者國之公書也謂公書也者必其可以獻之天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者也周天子在而乃改其正朔議禮制度以定一王之法而修之以為魯史是可謂國之公書歟是可以獻之天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歟固知其必不然也曰然則何為天子之事曰孟子不云乎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西周盛時文武



之典制天下所共守也天子之號令行於天下罔敢有弗遵也故其朝會宴饗之樂與夫受釐陳戒之辭皆有以發先德盡下情王政察然具在是之謂雅及其變也雖事或不同而王政得失猶自可見亦尚有雅焉至幽王為大戎所殺平王東遷西狩不歸賴朝倫天官周室遂弱然其初典制猶有存者號令猶有行者迄其末年尊氏以叛臣乘亂衰微益甚天下不復尊周天子虛器而已朝會禮廢公卿大夫亦靡所獻納黍離遂降為風與列國無異而雅亡矣蓋至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又其降政在大夫矣又其降陪臣執國命矣邪暴文作臣

弑君子弑父者接迹於天下矣真箇宜長之徒孔子為是懼以為今日域中誰家之天下周德雖衰天命固未改也神祖文武典制雖不共守然有可攷知也天子之號令雖不行於天下然天子固在也於是據文武之典制以明天子之號令而春秋作為其書焉如古事我慨言春秋始諸魯隱公隱公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是等之書王巡燹而詩亡之時也詩至是而亡故春秋自是而作王巡至是而燹故春秋自是而始乃以繼二雅表王巡續接成周之命脉耳蓋當是時天下皆曰周雖有王猶無王也而孔子則曰周固有王也其典制其號令有固在可取而行也故曰



春秋天子之事蓋謂周天子事猶今人稱我太祖舊制云爾
 非謂孔氏之為天子也是故取桓文者為其能尊周也書王
 正者存周之正朔也尊王人以抑諸侯者明周之等衰也故
 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正謂此也若曰春秋行天子之事則
 是平王以前政教號令天子自行之也平王以後政教號令
 孔子另行之也而文武安在哉而時王安在哉曰桓文豈誠
 尊周者乎胡乃取之曰固也不曰彼善於此則有之乎五霸
 桓文為盛孔子之取桓文也即其取管仲者也彼天下不知
 有王久矣而桓文者乃猶能率約諸侯攘夷狄以尊周室雖

其假之不猶愈於不知有王者乎故有取爾也夫以但能尊
 周即有取焉而不暇計其誠與假則聖人不得已之苦心亦
 自可見又烏有倍時王之制而自為天子以行事反出于桓
 文之所不然者哉曰然則春王正月固周正歟曰何為其非
 周正也曰胡氏謂以夏時冠周月而引顏淵問為邦孔子答
 以行夏之時為證似亦有據也然非歟曰孔子之答顏淵也
 以議道以立法故斟酌四代禮樂無不可者蓋孔子之私言
 也春秋魯國記事之書也記事而用夏正則其所記者夏事
 歟周事歟周前代之正朔以記當代之事則不可以成文改

舉



當代之正朔以記當代之事則不可以成史聖莫盛於孔子
 孔子之事莫大乎春秋春秋之事莫大乎正朔而乃任意為
 之以為國史將為私言乎將為公言乎且左傳僖公五年正
 月辛亥朔日南至使用夏正則正月安得日南至也經書二
 月無冰使用夏正則二月雨水舟楫即通矣何以書無冰也
 秋大水無麥苗使用夏正則秋安得有麥也十月隕霜殺穀
 使用夏正則十月安得有穀隕霜猶謂遲也冬大兩雪使用
 夏正則冬正雨雪之候而諸若此者昔人曾辨之世儒亦多
 稱述之者其理自明斷非夏正無疑也曰孔子不云我欲託

周正

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乎曰然有是言也獨不
 觀孔子之所欲見諸行事者乎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在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為不學子思曰
 仲尼憲章文武而孔子之告哀公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
 人存則其政舉自言則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曰如有
 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曰夢見周公是孔子之所欲見諸行
 事者亦止是行周公之道以興東周之治非欲於文武之政
 之外別立一代之制如行夏之時云者而後為見諸行事也
 曰然則何以曰吾志在春秋曰孔子之脩春秋也是魯哀公

十四年也是時孔子年已七十一矣以為吾欲行周公之道以興東周之治乃竟不可得而今則衰已甚矣無復可為之時矣志靡所託故託之乎春秋使今王能行文武之政即可據而行也使後王能行文武之政則亦於此取之而已矣而無俟乎他求也而吾志亦可畢故曰志在春秋也或問春秋固天子之事而筆削則削豈亦天子歟曰然孔子以文武之道與法筆削之也可指言歟曰魯史之舊文無存故筆削之新義莫攷然亦有可知者焉如據事直書即所謂筆也如楚子吳子皆稱王其赴報之書皆王也魯史舊

文固皆若是書也孔子於楚王吳王則皆削而為子曰是吾天子之命子也即所謂削也而其他以不合王度削者固可例知也己曰滕侯爵經書滕子來朝亦所謂削與曰非也此傳者之謬也彼其謂魯桓篡弒乃天下大惡而滕侯首朝之是黨惡也春秋惡黨惡故降而為子則安有此理夫孔子安得降人之侯又安得與人以子若謂惡其黨惡直惡之而已乃遂降而為子豈以黨惡者不可為侯止可為子歟夫大惡魯桓也於大惡者曾去其所稱之公否乎而顧於朝之者去其本稱之侯於大惡者曾有所降之爵否乎而顧於朝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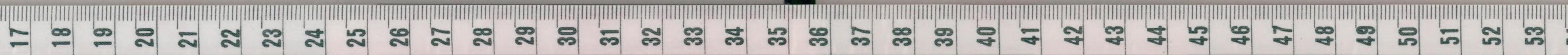


杞侯爵

薛侯

降而為子、抑何舛也。且滕子來朝二百年前事也。彼二百年來其子孫世承侯爵、乃緣其曾高以上祖曾有朝魯桓之事、遂於二百年間皆稱為子。彼固侯焉。吾固子焉。豈不可笑之甚歟。曰：然則孰降之曰是周天子之降之也。周天子雖弱、然亦豈曾無一事之行於微小之國者乎。傳曰：杞侯爵魯莊公三十七年書杞伯來朝。其後又稱子。蓋為時王所黜薛侯爵。莊公三十一年書薛伯卒。蓋為時王所黜。固有記之者矣。此何不足據而必以為孔子降之乎。且孔子降滕侯為子也。其杞侯之伯之子、薛侯之伯、亦皆孔子降之乎。杞侯之伯之子、

薛侯之伯、果時王所黜也。則滕侯之子獨非時王黜之乎。孔子作春秋、只可明是非、以定褒貶、斷不得自行予奪降人之侯而又與之、以子也。曰：若是則知我罪我、謂何曰：知我者、謂我為尊周也。罪我者、天子之法明、則僭亂之罪著、諸侯惡其害已也。且有王者起、在所賞乎、在所罰乎、在所命乎、在所討乎。如此乎、而後亂臣賊子懼也。曰：若然、則春秋之事、孔子固無與歟。曰：脩則孔子脩之事、則非孔子之事也。曰：經書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而傳則云：聖人以天自處、不嫌於自叙其績、不然歟。曰：不然也。聖人之心、蕩々乎、而其言也、大公



至正既不嫌於自叙又不以天自處有此事只直書此事其事如何只直書如何行所無事而已非有意也有意非聖人也且宣公時書公如齊後即書曰齊人歸我濟西田是歸濟西田者由公之如齊也使公不如齊固不歸也哀公時書歸邾子益于邾也後書曰齊人歸謹及闡是歸謹及闡者由歸益于邾也使不歸益于邾固不歸也三者義一而已若以歸邾謹龜陰田為孔子之績則歸濟西田者誰之績歟歸謹及闡者又誰之績歟且歸田小事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知之何其可及也而

乃以區區歸田稱聖人之神化又設為以天自處之說而謂其不嫌自叙則亦非所以語聖人矣且孟子只云春秋天子之事而已而後人則遂謂其以天子自處也以天子自處之未足又謂其以天自處也惟其謂為以天自處是故於天子亦可行賞罰為噫亦甚矣欲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乃為論至此使夫子可作其謂之何矣或問春秋之說何紛也曰天子之事之說未明也天子之事之說明則諸說可不辨而定矣曰子何所據乃獨違衆說而力斷之也曰有理在也吾懼夫聖人之志晦而君臣之道



乖也。君臣之道。乖則亂。臣賊子得以借口。仍復接迹於天下。故必若臣之道正。而後聖人之志明。聖人之志明。而後春秋之法可行於萬世。俾亂臣賊子無復可借口者。而永有懼焉。斯予明之之意也。蓋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紀也。其理本如是也。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周夷烈王侯三晉

宋 司馬光

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受制於一人。豈非以禮為之紀綱哉。故天子統三公三公

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然後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然禮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燦然有倫。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在哉。故繁縷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蓋事未有不始於微。而成於著者。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嗚呼。周道之衰。禮之大體。十喪八九。然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徒以名分尚存。故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其地。天子既不能討。又寵



秩之使得列於諸侯是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並棄之地云云

叔輒論

宋 劉敞

叔輒哭日食叔孫昭子譏之曰叔輒將死矣非所哭也嗚呼
叔孫昭子不知言者乎夫昭公弱君也享國久矣季氏強臣
也能專其政所樹置非親戚則黨與也一臣君不得使為一
民君不得有為賞罰違於衆而形勢放於外子家駒達於人
者也閉其口而祿仕矣梓慎達於天者也詭辭而不敢正者
矣是以叔輒知日食之憂必將及君欲陳則不見信欲默則

不能已欲謀則逼於禍欲隨則失其守發憤壹鬱而無與誰
語故慷慨感激至于號咷也設使昭公因而感悟聽用其謀
援忠直退姦邪破朋黨之蔽藤房成准后清忠新田足利禁強僭之臣尊氏兄弟弟魯可復興豈獨長
守其貴哉當是之時仲尼聖人也而生其國藤房親房顏冉之徒仁人
也而四方歸之舉而用焉以謀三桓易矣然而遂不覺悟長
惡養凶不及五年奔走失國寄於乾侯終身愁孤從此觀之
豈不可大哀而慟哭乎此乃叔輒之所以感也夫忠國之君
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人固未易知也易曰書不盡言
言不盡意夫言而書之以謂詳矣而猶曰不盡而况乎未始



書之未始信之者哉此叔輒所以見譏於當世狂而不信者也嗟夫

周鄭交惡

宋 呂祖謙

天子之視諸侯猶諸侯之視大夫也季氏于魯如二君矣而世不並稱之曰魯季陳氏于齊如二君矣而世不並稱之曰齊陳蓋季陳雖強猶齊魯之臣也烏可以君臣並稱而亂其分乎周天子也鄭諸侯也左氏叙平王莊公之事始以為周鄭交質終以為周鄭交惡並稱周鄭無尊卑之辨不責鄭之叛周而責周之欺鄭左氏之罪亦大矣吾以為左氏信有罪

周亦不能無罪為周之東遷也鄭伯入為卿士君臣之分猶在也君之于臣賢則用之不賢則去之復何所隱哉平王欲退鄭伯而不敢退欲進虢公而不敢進其懦暗弱反為虛言以欺其臣固已失天子之體矣又其甚至於與鄭交質交質鄰國之事也今周降其尊而下質于鄭忘其卑而上質于周勢均體敵尊卑之分蕩然矣未交質之前周為天子鄭為諸侯既交質之後周鄭等耳亦何所憚哉溫之麥浴之禾宜其糶載而不顧也向若平王始惡鄭伯而亟黜之鄭雖跋扈不過一叛臣耳天子至尊猶自若也苟與之質是自處以列



國而不敢以天子自處矣。歲改月化，豈知周之為君哉。一旦用兵而不息，非諸侯之報天子也。是諸侯之攻諸侯也。使周素以天子自處，至尊至嚴之分，鄭遽敢犯乎。惟周以列國自處，故鄭以列國待之。天下亦以列國待之。左氏亦以列國待之。周不自伐，鄭未必敢伐之也。無王之罪，左氏固不得辭。周亦受其責可也。雖然，左氏所載君子之言，固出于左氏之筆，然亦推本當時君子之論也。其論周鄭，槩謂之二國而無所輕重，是當時之所謂君子者舉不知有王室矣。戎狄不知有天子，豈憂也。諸侯不知有天子，豈憂也。至于名為君子者亦

不知有王，則普天之下，知有王室者，其誰乎。此孔子所以憂也。此春秋所以作也。此春秋所以始于平王也。

書論

宋 蘇洵

風俗之變，聖人為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為承其後而繼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无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高與周為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極也。自堯而至於高，其變也皆得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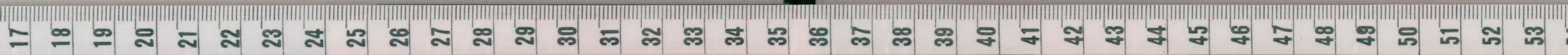


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
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
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
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為故忠質而不
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如其菽哉嗚呼其後無
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
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為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
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得堯
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

有如此之事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為大怪也然則舜與禹
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為之累
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
悅之以利而間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為天下之
民以我為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授天以神之譽已以固
之也湯之伐桀也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
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己悅也則又囂然以言柔
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
如是而為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爾吁亦既薄矣至於武王

皇建

十三



而又自言其先祖父皆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
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征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
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為天子久矣
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
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為之紛乎急於
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用而風俗
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用也

武王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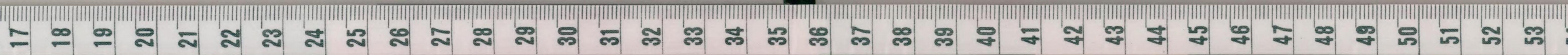
葛修

宋

蕪軾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

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
而立微子於宋蕪軾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孔子蓋罪湯武顧
自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矣哉
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
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
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弑君至
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子之家
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子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
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



然則為之也 反天下 有天 則有 聖人 者出 能為 天下 之歸 之宜 不避 暇之 况不

敢王 乎天 下

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為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子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之所以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為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為入。

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誅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武庚。蓋亦不得已焉耳。啟有天。下六百餘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民未盡滅也。三久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湯武非放伐論 刪脩

東龜年

湯武非放伐也。湯武者孰謂謂成湯周武也。何言乎非放伐。

聖徒

十五

篡弒也湯武謂之聖人也曷為篡弒曰臣殺君之謂弒下棄
上之謂篡也尺地莫非王土也一民莫非王臣也成湯夏后
氏之諸侯也周武高之西伯之子也雖聖然臣也桀紂雖失
道天子也夷齊扣馬語可以見也故成湯假上帝誓師既勝
夏維有慙德周武載文王之木主自稱太子以伐殷示不敢
自專則雖湯武亦心慙其篡弒矣然則古之聖賢夷齊外皆
弗篡弒之者何大諱也其大諱奈何伊尹臣也周公弟也孔
子陪臣也三聖者大諱其所大諱也孔子作春秋為周魯諱
篡弒及大惡是也孔子作春秋為周魯諱篡弒及大惡然人

皆知之矣至若湯武人皆不知其為篡弒奈何天子之大祖
也伊周當國定一代禮樂刑政大諱其所大諱也則其小人
無得而知其君子知而不言大為天子之大祖諱也周孔為
湯諱何周孔不以湯為放則武之為弒者自著爾夫漢高本
布衣非秦祿仕之臣也且殺子嬰者項羽也而景帝猶以馬
肝喻湯武受命蓋為嫌疑諱矣黃生與轅固生爭論湯武非
受命乃弒也班固稱道京遷鎬毫遂自北面虎螭其師葦滅
天邑王充云武王以臣伐紂其無所難言也若夫孔子謂秦
伯至德以為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又以文王有其二

服事殷為德至臧哀伯謂武王克商遷九鼎義士或非之大
史公稱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季札
見舜韶灌曰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豈不誠皆微言哉然則
伊尹周公皆非義邪曰從而不變者也武庚是而微子箕子
非邪曰然武庚子而微箕臣釣是弗與共載天者也則武庚
之舉孝也箕之為奴微之去或為諸父或為庶兄視之武庚
則為有間耳夫道也者禮與義也故稱天子為聖不以為諸
者為禮舉也君殺不辜不以為讎者為義屈也故曰君雖不
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秦漢以降唯金

元清自外域來有支那其餘概不為無嫌矣是以明理之君
子為古教回護之豪傑之士諱之箝其口庸淺之徒踈于禮
不知其為諱獨我

皇國自剖判以來

天子一姓傳之無窮則辨湯武篡弑之罪以可昭示

皇國之大典於四裔已矣

蘭學楷序

源昌綱

夫天地人才誰窮其至誰定其地乎支那僻在一邊濫稱中
國驕傲自限耳然朝貢諸邦從其教稱或其宜也吾



先王通諸邦各求其美非擇華夷故儒佛並存器帛兼傳可見其意也唯慕效以日繁彼視以為朝貢亦吾寬容不却焉其稱中國亦復其所也然而舍人親王撰書紀以夷支那萬多王錄姓氏以支那諸孫為蠻姓其俗可知矣爾後絕而不通數百年日暗於其義而效朝貢之辭愈暗愈效不復知其教稱乃謂支那之外實無人才中國大及於天地之情唯是無識自限耳寡人傷其如此竊慮詳諸邦地理以起焉則病可醫也乃廣求諸書支那諸篇自限耳目不足取論若漢張騫入西域元人窮河源僅止葱嶺崑崙而已不知猶尚有利

未亞歐邏巴之邦也因思和蘭人通商萬邦必有所詳乃從蘭化先生與大槻子煥等相切磋天地人才果什百於支那諸說於是綜緝建全圖將傳其畧以醒彼世之無識然耳目所限寡人猶支那僅愈於彼而已豈盡天地人才之美乎今茲子煥應同臭之需撰蘭學楷梯學者依焉寡人喜此舉勸刻之家塾故自記宿志以為序

題蘭學楷梯首節畧

孔平

天地之大無所不覆載日月之明無所不照曜何啻四大洲方普天率土萬邦一軌人各生其間同受其氣人性雖賢愚



不齊四方各有聖人天地日月不私一方虞舜東夷文王西
夷而為殊庭聖人之宗及歷世所傳有諸邦之才德萬物之
品用秀出於殊庭之上者不其然乎且三戶之聚無主乃亂
况諸邦之大無主而治者未之有也有主則自有道或其跡
間可觀自非其先各有聖人何以得之乎然殊庭獨稱聖人
之邦其餘寥々無聞何也蓋諸邦質野與文聖人各淑其世
而無繼焉者後人踐其跡而不知焉無繼則不能盡其善不
知則無以傳若虞舜文王歷世秀出則賢愚之不齊人性不
必無為皆泯滅而絕與文之勢然矣殊庭古昔淳朴而文自

伏羲至周公歷世相承培植數千載利用厚生禮樂制度道
德彬々其文莫不備焉其傳莫不遠焉踐者稱不已不踐者
亦稱數千載其文其傳莫不廣焉文之勢然矣作者難守者
易聞者顯絕者隱人情趨易而嚮顯辟難而廢隱故殊庭四
邊莫不就而取則為趨嚮諸邦莫不辟而自廢焉雖豪傑陳
良之徒亦復爾就者明廢者暗是萬邦傳滅之由也殊庭聖
人設象胥以通四方之志吾

邦

先王皇華航海而訪求延諸邦皆擇其善也通方訪求以成

吾善者彼此各二千載民曰忘其源視以為故有趨嚮辟廢
愈久而謂衆善出於殊庭遷移之勢然矣文之弊也史質之
弊也野殊庭文曰勝則名存而質亡猶尚執而恃也莫往不
史不帝不彬聖人之澤安在哉諸邦雖曰野唯無文耳或
失其名亦得其實故諸邦日強五胡猥晉殊庭終歸於遼金
元清以其名則殊庭聖人之邦以其實則諸邦道德之質乃
謂三代之道止於殊庭而存於諸邦豈誣哉金世宗元世祖
皆惡故俗使悖帥以本教可謂行古之道也哉唯其野而無
繼也故俗難革其未也史終各失天下愈執愈悖遷而不已

云云

張釋之論

蘇軾

張釋之論秦之弊曰其弊徒文具亡其惻愷之實嗚呼文具
之弊非特秦之所以患實古今之通患也昔之為治者實未
具則文亦不具未能防民之偽則不敢為制禮之文未能行
惠民之事則不敢為寬恤之文以至政教賞罰有毫釐之不
備誠心惻然務從施惠初未嘗虛飾焉故其過人得以議之
其失人得以指之見其偏則可以矯之使正見其闕則可以
備之使全猶按脉治病虛實燥濕浮沈無錙銖之不見然後

舉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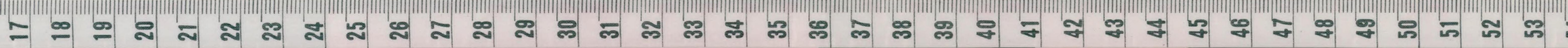


隨其病而投之湯劑加之鍼石其不瘳者鮮矣至於末年之
 弊無其寔而有其名家挾周孔之書而俗益薄人治司馬之
 法而兵益懦人誦夷齊之清而行益汙人負龔黃之名而政
 益亂問其詔令則堯舜之典謨也明其典章則成周之禮樂
 也入其國觀其朝其文煥然雖治國之時有所不及然徐考
 其實乃與桀紂幽厲同出一轍上以虛文欺下下以虛文欺
 上上下下相欺以罔天下雖有忠臣義士欲正言極諫亦無所
 容其喙矣欲言任賢則君已先言舉元凱矣欲言去邪則君
 已先言流共鯀矣欲言勤勞則君已先言日昃不食矣欲言

厚朴則君已先言茅茨不剪矣獵取辨難之辭而出自言之
 閉其口而奪其氣覆藏潤色使無過之可譏與失之可指無
 偏之可矯無闕之可修偃然自以為得計必至於魚爛瓦解
 然後猶不能不中文鳥釋之之言誠天下之公患也嘗以西漢
 觀之文宣之世漢之盛也平帝之世漢之季也以文帝之寬
 仁有野未加闢之詔有水旱疾疫之詔有結難連兵之詔以
 宣帝之明吏有屯戍未息之詔有百姓失職之詔有盜賊不
 止之詔豈非有惻隱之實而不為文具邪乃若平帝之世觀
 其文辭興滅國繼絕世立明堂辟雍休祥嘉應頌聲竝作而

舉建

廿一



全_上終_二變_一大業潛移於王莽文具之害乃至於此後之為治者其知所
公取矣

舉睫終

余終舉睫之編嗒焉撫几而起暢然振衣而出仰浮雲俯流
水意行悠忽見三人同寮讀漢籍如甚相得及言其志各
不同一人曰詩溫柔敦厚文不朽之盛事可以入德可以至
道明經考據古人唾餘吾不居其陳腐一人曰詩文蟲雕篆
列壯夫不省專攻經史明確考據經世之學出入古聖賢之
域子非懷焚石擲夜光乎一人曰詩文亡論小技而其非之
者亦尋章摘句吮墨舐朱漫稱經世之學然不知唐山文教
之弊瞎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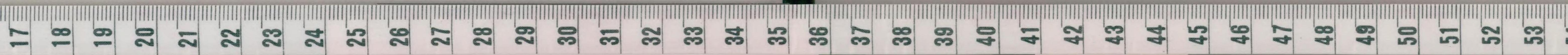
皇國含淳之俗且華夷之辨春秋之大義也在尊內貶外而

舉睫

十二

已而，死守漢人之言，不得漢人之意，濫呼唐山為中華中國，
近以夷自居，所繫國體，其害甚大。為是得皮膚遺骨髓者，
既昧乎經史之大體，為稱經世之學，夫明經讀史，非欲發明
義理，通達治亂，為益國家利人民乎？今尊外貶內，是不為內
之用，而為外之用者也。吁甚矣其惑矣也。讀漢籍之要在知
彼此風俗之異，風俗之異在文質之別，能明文質之別，而後
於彼治亂政刑禮樂制度經史詩文之用，詳考其虛實繁簡，
善惡得失，可為取舍之斷。斯始為內之用，而不為外之用。近
得其骨髓，耳而先之，二人又謗之，為不學無術，雜駁而無方。

散慢而不檢，拾老莊高韓之殘瀝，而凌轢聖道者，相難詰而
不已。主人翁出而解之曰：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雖所以東
走之為則異，其東走則同。三人之謂也。豈如守己之不狂，無
逐狂者之狂乎？二生之言雖善，不切于我用。一士之言雖當，
不過資彼足此而已。天地之間，其理一矣也。有人斯有道，順
其理也。不待資於彼，何莫由我理而明我道邪？噤然大笑，余
愕為抬頭視之。主翁既不見，三人亦亡。唯有松濤竹浪之相
應答焉。



附錄

與井上智徳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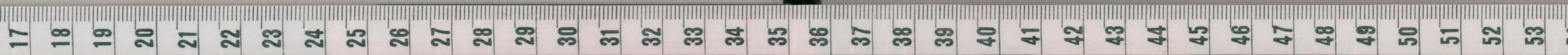
新發田丹羽氏與足下規我書遙辱郵致余讀之始驚中喜
 終悲今世稱嗜書好學者不出貪名耽利之途殆少矣而丹
 羽氏勸余以道士效名利是其人自非超然乎名利外者何
 以此乎嘗謂若人今世殆少矣而今忽有之故愕然而驚
 我童出亡小有志而非丹羽氏所謂志也落魄艱關於四五
 年遂無成而還自謂蹶躓踵仆無所立者皆不學之過也於
 是始讀書豈有他哉脩己補過之外欲讀數卷之梵書窺空

門之藩籬供我職耳一進不能退獨行踽々踈懶之性未期
 其成言行不稱乎一鄉而忽受知於大方故躍然而喜又卒
 愚至貧賤而不自量欲明晰唐山文華之弊風張皇皇國
 皇國質朴之淳習在彼若干年在此若干年盡古賢先哲未
 盡之理使荒陬僻地藹蕘牧漁知皇澤

王化之所存在而其所取法則中庸君子之道本諸身之章
 其所本則和漢文質之別其斷則春秋其辨則王霸其言則
 中和夷漢其論則和漢治亂興廢人情風俗之異同也又先

張建

十四



輩有加茂真淵本居宜長之徒闢國書千年之茅塞興國學
千古之廢絕鑑漢土文教之弊揚和邦朴俗之光背馳孔子
歷詆儒者今察其言之所由尋其源測其委未必背孔子暗
合孔子之意者多矣是故尊之以為過二百年來大儒先生
者遠矣而余猶謂以和攻漢恐未能服學漢者故欲以和證
和以漢攻漢醫者所謂以熱治熱以寒治寒也而我道上有
所懼下有所塞加之讐視二百年來大儒先生以至愚至貪
賤抵敵之其難如以卵壓山不唯無成而已世必謂是顛狂
風病不適于人數者益以困厄轉乎溝壑有日哉嗚呼人生

一死德澤加民功業蓋世均歸于黄土我復何痛哉唯懼駑
騫之質不勝致遠之任不能著書扶載斯道以俟知己于後
世志業之不遂與草木同朽腐焉每念及之未嘗不仰天
嘆息折心痛恨也豈可不悲乎丹羽氏所言程朱之學或如
其言然國有和漢之異俗有文質之別不剖自察之難免膠
柱之弊若夫道之偏正事之去就身之出入則如權之於物
如度之於材輕重因物殊長短以材差談何容易哉如彼異
端之辨瑣々小事且今天下實有當急為者况我素患難而
行乎患難自計已畫復何言哉



余偶拆肚醋
字曰奇哉是
我之生日
時也因冒此
名自號肚醋
生

尚質論

余閱市得鈔錄一冊於塵埃中和漢雜出無序次字
樣奇醜識見淺陋無可採摘者中有此一編文則漢
學則和矣余喜曰不計宇宙間有此同臭味斯人今
在邪我必逐馥郁之香於海上篇首識肚醋道人
不知何人矣

何謂聖曰德合天地智濟造化能平治天下傳之無窮至百
世之後無有使其弊生滅絕之禍此謂之聖之極智之至彼
堯舜之禪讓與湯武之放伐雖能平治天下後世大逆之臣

假之舜效之事以弑其君以篡其國是君臣倒置天地顛覆
其弊莫大焉者况湯武稱逆取順守是與稱謂弑逆一間耳
天祖天照皇太神照臨下土肇建皇極
神祖神武天皇以勇武立基以質朴率民斥文飾防人情之
趨薄守質朴致風俗之成厚

皇統是以無窮國政是以能治故勇武質朴文飾雖成闕億
兆一心懷德無貳後世暗弱之主遇凶逆之臣天步雖微
日月不違其行傳世悠久與天地無窮是何以然乎天地無
全生神聖無全切萬物無全用故闕滿而保謙省奢而安儉

也故_二天祖傳_三三種寶器充實其質_一防_二文飾非偏惡_三文飾也_一防_二文華虛飾之弊_一於萬世已矣顯哉神猷大哉聖智是以_二列聖世_三共守_一祖訓無敢或違至_二應神之朝始召儒術博士於百濟非厭朴而慕文非背_一先王之法而奉夷狄之教制時宜而行乎權也當是時臣妾三韓既多年海外諸國知_二大邦之風土既詳矣知詳則慾生慾生則覬覦之心成焉故_一

大邦之風土既詳矣知詳則慾生慾生則覬覦之心成焉故_一備之備之莫如明_二察諸國之風土人情居近而知遠在文字_一書籍故召之也又天地之生物各不齊資被成此物之用也故考_二之書籍至于人物山川鳥獸蟲魚艸木之用苟有資于_一大邦者取而用之無資則舍之治民之用於是殖焉馭戎之道於是備焉應神之召儒其功亦懿哉其後列聖尚以勇武治天下故子劍不離玉座射御常習紫庭而後事物益繁器用轉精嗜慾漸熾徒知書籍文藝之為美而



不能推窮書籍文藝之用而深明之厥
先王質朴之風而趨夷國文華之教以彼移此於斯始有墓
棄之臣弑逆之臣由生焉爾後歷年彌久不反於勇武質朴
之本而

先王之政荒矣佛法乘之而入雖無慾清淨過貪夫之畜生
死涅槃喻庸人之惑至其弊也說柔懦之法以挫勇武之氣
煽奢侈之慾以變質朴之俗二教之弊並行先王之政益荒
矣

應神召儒之意遂昧好彼醜我巧彼拙我萬民竭財佞佛

一帝改禮效漢玉座不復置弓劍燕庭長無習射御縉紳豫
惰淫風扇揚耽巧文忘政務賤勇武為鄙事降至保平之際
祖宗之法掃地天下非復

王家之有武人偷天官政刑歸握生殺因已

王綱不振幾百年奸凶悖逆之臣橫馳詐譎之術廢立

至尊枉殺金枝而猶尚知

天位至險不可階而升也無敢有仰視者而品庶億兆懷

至尊如乳孩依慈母不可湏臾離也夫

國家之風俗固雖出于



天地神祇之化育自非

天祖神祖培植之深政教之厚如海如地之至三千年之下
百世之後豈網紀墜弛法度荒廢之時安得天下人民懷古
慕舊之心滔々凶々如江河斯漲波濤斯怒復

皇道於往昔反神教於太古如雲雨洗空赫日彌增明砥礪
磨劔冰刃滋添光若今時其盛乎

天祖神祖至德至道聖之極智之至而天地之際誰追其功
誰比其隆乎如彼堯舜之禪讓父子湯武之放伐滅君臣
之國制區々禮樂以有國家不及三四十世為長久之代者

可同年而語哉



859
86

5913

拳睫

文政五年十月刻成
越後加茂宮本院藏版

拳睫 一冊 出来

答問鈔 一冊 出来

玄通會證 三冊 嗣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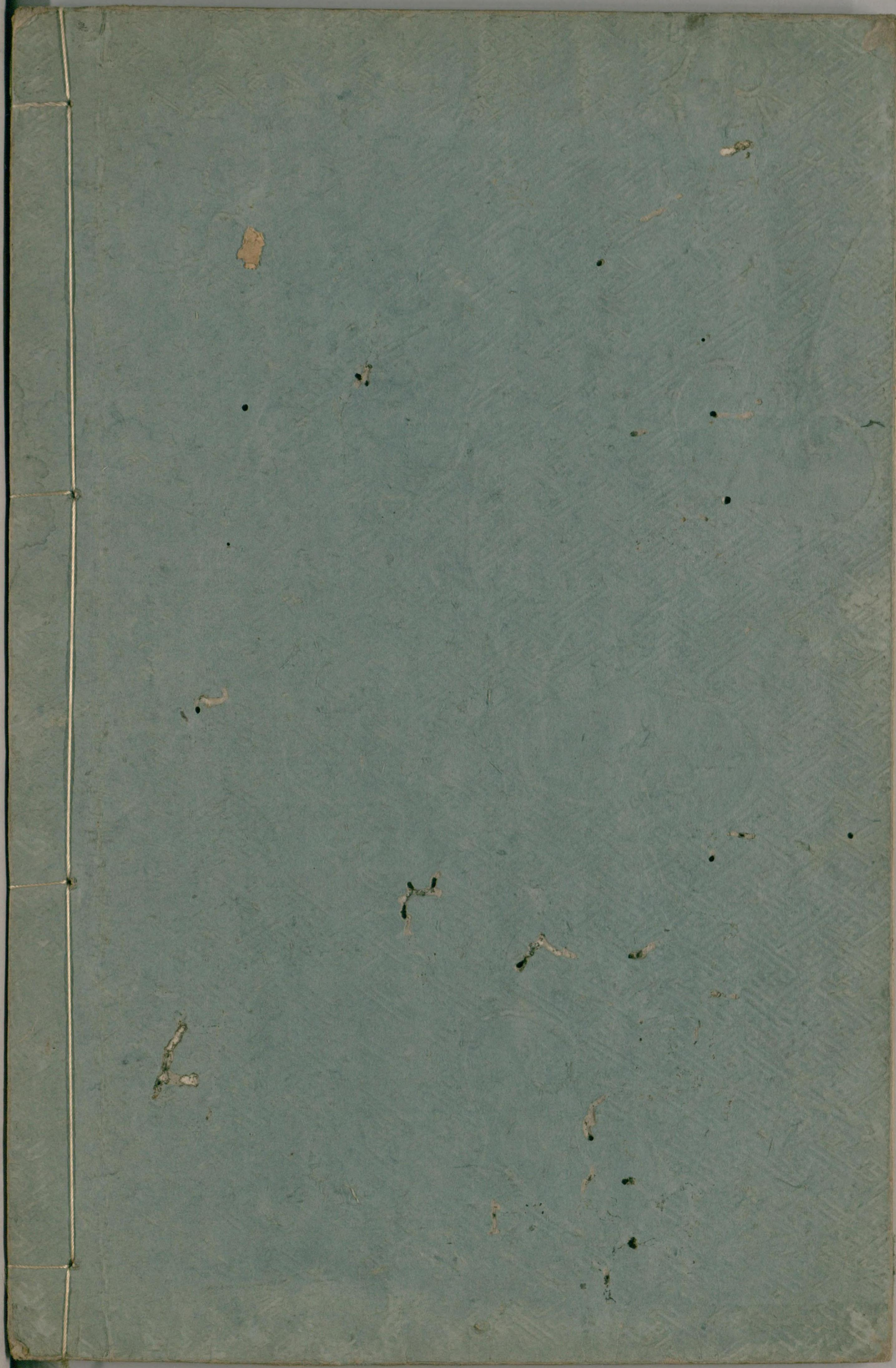
書林



江戸谷中七面前
彫工 朝倉喜三郎

下回平西語... 不及三四十七世... 天竺之... 江... 朝倉喜三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拳睫』 請求記号 859-86

ガラス使用